

賢 姑 小

評 劇



北京 寶文堂書店

前記

《小姑賢》又名《王登云休妻》。

王登云母刁氏，嫌惡其媳刘氏，时常故意刁難，惡罵毒打，并迫命登云休妻。其女素花婉言相劝，終使婆媳和睦。

这剧本是根据評剧老演員东北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教师李忠先生的口述本，及評剧流行演出本，由李忠、夏青等共同整理的。整理时并参考了吕戏、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五音戏、楚剧、定县秧歌、陕北秧歌、二人轉等剧种的同一剧本，主要是刪去了王素花罵刁氏面麻等不妥的詞句，加强了刁氏虐待兒媳及被劝悔悟的思想情况。整理后，初稿本曾由东北戏曲研究院評剧团徐菊敏、張忠义、蔡秀云等演出，修改后又由長春評剧团筱王金香等演出，在演出时并刪去了刁氏毒打兒媳的恶劣形象。

小姑賢

刁

氏：(念)一把鑰匙響嘩啦，

裏裏外外我當家。

爲人不當家，

當家亂如麻，

清晨要早起，

柴米醬醋茶。

我王門刁氏，老頭子已經下世去了。一輩子就養活了一個兒子，一個姑娘。兒子叫登雲，姑娘叫素花，兒子媳婦劉氏。兒子好，姑娘也乖，就是兒子媳婦劉氏，簡直是提不起來啦。自從把這賤人娶到家裏來，我閉着半個眼睛，也瞧不上她。她沒過門，我兒子多麼孝順，她一進門，就給我們母子搗生。『山老鴿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我兒子

劉

氏：(念)

是上了炕就認識媳婦，下了炕就認識鞋，眼睛裏也沒有我這個媽啦。叨叨咕咕，我這氣就上來啦。天快午時啦，怎麼還不給我做飯吃！這都是叫我兒子給慣的。哼！你過門兩天半，就騎到我的脖子上來啦！常言說得好：『打到的媳婦，搥到的麵』，我得把她叫出來，管教管教她。(起身，喊)媳婦啊！媳婦啊！小賤人哪！

忽聽婆母把我喚，
又是急又是怕心亂如麻。
做媳婦的難處說不盡，
挨打受罵真沒法。
多虧妹妹人賢慧，

幫我幹活不調唆媽。

丈夫還能體貼我，

他疼我來我也疼他。

怎奈婆母不給好氣受，

受了委屈就想娘家，

在家中爹娘面前把嬌撒，

出了門子就得由着人家。

一邊走來一邊想，

怕的是婆母又要抓邪碰。

戰戰兢兢把上房進，

看見婆母把臉子拉，

小心上前施一禮，

開口尊了聲婆母媽。

母親萬福。

我千福萬福，我還有福咧！我有

福，也攤不上你這婆個好媳婦！

氏：母親將兒媳喚來，有何言訓教？

刁：什麼『訓教』不『訓教』的！我

不懂得那些酸文臭款！我比不了

你娘家，是『海裏的螃蟹，大夾

（家）』；我是『草塘的螃蟹，毛爪』。往後，免去這些囉嗦！

劉氏：母親有何吩咐？

刁氏：你看看天到什麼時辰啦？

劉氏：天將午時了。

刁氏：天都午時了，就是老驢老馬，也該餵餵啦！

劉氏：母親言說腹內疼痛，今天晌午不用飯了，故此未曾做飯。

刁氏：我早上肚子疼，就不許晌午好嗎？你盼我早死，是不是？再者

說，我兒子一會下學，就要吃飯。你不做飯，想調唆我們母子

不和，你的小心眼，我還不知道！

劉氏：他下學用飯，我已將早晨的剩飯

熱在鍋裏了。

刁氏：你看我肚子疼，想叫我吃剩飯，

你安的什麼心？

劉氏：兒媳不敢。母親要吃什麼，吩咐

兒媳去做。

氏：我這個做婆婆的多嘴挑過呀？頓頓做飯頓頓問，這叫外人聽見，就像我多麼挑揀似的。你做來什麼？我就吃什麼！

家裏有的是粗糲細米，你做啥來媽就吃啥。

劉：媳給娘渣稀飯？

氏：稀拉光盪把腸子滑。

氏：若不給娘爛乾飯？

氏：乾乾巴巴扎牙花。

氏：再不給娘把麵湯下？

氏：麵糊糊誰吃它！

氏：若不烙薄餅我去合麵？

氏：老娘只剩五個牙。

氏：再不包餃子我去剝肉？

氏：不年不節人家笑話！

氏：這也不吃那個也不用，真把兒媳活難煞。

婆母快快吩咐兒媳去做，

時辰已經不早啦。

氏：你天天做飯天天問，無事生非你來氣媽；我要吃八十六樣飯，你就酌量着做去吧！

劉：這八十六樣飯，叫兒媳怎樣去做？

氏：（怒）我不告訴你吧，你偏要問！你不會做，我教給你！

你先添上半鍋水，再切上八個老窩瓜，攪上三斤細乾粉，放上二斤綠豆芽，花椒大料攪上斤半，再放上五斤臭鹽蝦；鍋頭裏你給媽媽爛乾飯，鍋後邊你給媽媽把稀粥渣，鍋左邊你給我烙薄餅，鍋右邊你給我拉疙疸；鍋當間你再留點空，

安上個床子，噯囉噯啦壓餚。

一個鍋我要吃八十六樣飯，你做熟了端上來，媽媽我喜歡吃啥就吃啥，你快做去吧！

劉

氏：

（唱）

一樣兩樣兒媳還能做，

這麼多樣做不好它。

難壞了兒媳不要緊，

做壞了怕氣着媽媽。

兒媳給你老把麵條擀，

肉湯下麵加黃瓜，

不知道你老樂意不樂意，

吩咐一聲我去做吧。

快把鑰匙遞給兒媳我。

刁

氏：

（唱）你要鑰匙做什嗎？

刁

氏：

（唱）兒媳開倉去取麵。

刁

氏：

（唱）是不是偷麵往你娘家拿？

你偷生換熟潑米撒麵，

光顧娘家不顧婆家！

十五十六把你訂，

劉

氏：

（跪）

我的婆母娘啊！（打）

（唱）

我跪爬半步叫聲媽，

消消火吧把氣壓壓！

你老招待兒媳不會說話，

饒恕兒媳這一回吧。

哭哭啼啼淚如雨下。

王登雲：

（上唱）

登雲下學轉回家，邁步我把院門進，又聽上房鬧喧嘩，不用說又是婆媳拌了嘴。（在

門口聽）

刁氏：（聽見了腳步聲，唱）

好像登雲轉回家。

放下鞭子把賤人喚，

你跪在那裏做什麼？

裝模作樣你給誰看，

是誰給你氣受啦？

劉氏：（起身）謝婆母。

（劉氏出門，與王登雲對視。劉

氏拭淚，下）

王登雲：（進門）母親，孩兒下學回來

了。

刁氏：登雲，你可回來了。你再晚回來

一點，就看不着媽啦。（假哭）

家裏也沒有人給你做飯啦，吃點

剩飯，上學去吧。（拭淚）

王登雲：誰氣着媽啦？

刁氏：孩兒呀，你念這些年書，肚子裏

有文才，你還猜不着嗎？你猜

猜！

王登雲：待孩兒猜上一猜！

（莫莫非說嬌子大娘氣着你老，

孩兒登門去問她。）

刁氏：嬌子是好嬌子，大娘是好大娘。

別說是沒氣着媽，就是惹着媽，

那都是老姐妹啦，我也不往心裏

去。不對！

王登雲：（莫莫非說叔叔大爺惹着你老，

孩兒賠禮到他家。）

刁氏：你叔叔大爺對咱們可好啦，媽媽

哪能生他們的氣呢？更不對了。

是家裏人！

王登雲：怎麼，是家裏人？

（還是家裏人氣着你老，

想必是我妹妹頂撞了媽媽。

既然是妹妹氣着你老，

你老要招待她是女孩兒家。

刁氏：你怎麼越猜越遠呢？她哪能惹着媽？她是媽生的媽養的，是媽的心尖寶貝疙瘩！別說是沒氣着媽，就是惹着媽，可我們娘兒倆，還有什麼說的？

王登雲：（嘆）不是妹妹惹着你老，必是孩兒氣着了媽媽。

既然是孩兒氣着你老，急忙磕頭就跪下。（跪）

刁氏：你剛下學回來，哪能氣着媽呢？你跪着，媽多心疼啊！快起來！

（刁氏攙王登雲起來）

王登雲：媽呀，我猜不着了。

刁氏：你真猜不着了？

王登雲：真猜不着了。

刁氏：咱們家幾口人？

王登雲：四口人。

刁氏：都有誰？

王登雲：（屈指算）母親，妹妹，孩兒

我，……還有媽。

刁氏：哎，對呀！是四口人，怎麼沒有那個小賤人呢？（屈指算）母親，妹妹，孩兒我，……還有媽。（指拇指和四指）啊，在這兒哪。你這孩子，怎麼把媽給算個雙份的呀？

王登雲：媽呀，我實在猜不着了。

刁氏：你是瞪眼裝糊塗啊！（指手指）這裏頭怎麼沒有你媳婦呢？

王登雲：想必是你老的兒媳惹着了母親？

刁氏：（哭聲哭氣地）孩子，哪是人家惹着我，都是你媽不好，惹着了人家啦。我讓她去做飯，她不去做，我說了幾幾句，她就跟我擰頭，躺在地下打滾。（假哭）都是叫你慣的呀！我那早下世的老頭子啊！

王登雲：母親不必生氣，待孩兒喚她前來，罵她幾句，給娘出出氣也就

是了。（假怒）賤人哪裏？快快走來！

（劉氏上，與王登雲互相示意。

劉氏跪下）

王登雲：賤人！你真攪家不賢，淨惹母親生氣。你怎麼老不知道好歹呀！

我把你這……

刁氏：你這是罵誰呢？

王登雲：我罵她呢。

刁氏：你罵她，怎麼罵老不知道好歹呢？

王登雲：你老聽錯了，我說她總惹母親生氣，老是不知好歹。

刁氏：得，得，你不用罵啦，我聽這個話刺耳朵。你是我兒子，你就給我打她一頓吧。

王登雲：孩兒不會打人。

刁氏：你能捨得打她嗎？你就慣她吧！她不賢，你也不孝，虧你還在南學念書，你這個忤逆不孝啊！

王登雲：如此，待孩兒打她。（想）孩兒打她，你老不要在屋裏。

刁氏：我在屋裏怕什麼的？

王登雲：我打她，母親在屋裏，看着不拉，倘若被鄰居看見，該笑話母親替兒嫌妻了。

刁氏：對呀！我到外面去。（出門）

王登雲：（示意）你還惹母親生氣不？（打在地上）你孝順母親不？

劉氏：哎呀，哎呀！（假哭）
刁氏：（在窗外側耳聽）使勁打！使勁打！

（王登雲再打地。劉氏假哭。刁氏從窗縫偷看，大怒，進屋）

刁氏：你們兩口子玩的什麼鬼？好啊，你們擰成繩來氣我！我說登雲哪！你疼媽不？

王登雲：孩兒孝順。

刁氏：媽的話，你聽不？

王登雲：孩兒聽母親訓教。

刁

氏：聽媽的話，你是媽的好兒子，媽沒白養活你。你聽媽的話，就把小賤人給我休了！媽再給你說個好媳婦。

王登雲：

這個。

刁

氏：你是要媳婦，還是要媽？

王登雲：

哎呀母親！常言說：『無故不休妻，休妻惹是非』，她未犯七出

之條，這休書可怎麼寫呢？

刁

氏：她都夠十出之條咧！她犯七條白

裙子八個鐵掃帚！

（唱）你的媳婦妨處大，

娶她那天犯紅煞，

沒下轎妨死你的天倫父，

四個轎夫妨死了仨。

王登雲：

我父親下世，已經十幾年啦。他

老人家是有病故去的，你老的兒

媳還沒有過門，怎麼見得是妨的

刁

氏：望門妨嘛。她在她娘家，往咱們

家一睜，就把你爹給妨死了。

王登雲：

哪裏是妨的？

刁

氏：是妨的，是妨的！

（唱）她妨的鍋台上不長荒草。

王登雲：

誰家的鍋台上長荒草？

刁

氏：你二大媽的鍋台上怎麼長草呢？

王登雲：

人家那是個冷灶，多年不使，着

了雨水，就長出草來了。

刁

氏：那咱們家怎麼沒有呢？

王登雲：

咱們家沒有冷灶啊。

刁

氏：那就是她妨的！

（唱）她妨的咱家炕頭不結老窩

瓜！

王登雲：

誰家的炕頭結窩瓜？

刁

氏：你老姨家的炕頭上，怎麼結那麼

些個窩瓜？

王登雲：

人家那是從菜園子摘下來，放在

炕上的。

刁

氏：咱們家怎麼沒有呢？這就是她妨

的！

王登雲：哪裏是妨的？
刁氏：是妨的，是妨的！

（遞她妨的鴨子扁扁嘴。）

王登雲：哪個鴨子不是扁扁嘴？

刁氏：（遞她妨的鵝頭上長個大疙疸。）

王登雲：那鵝頭上是天生的就有疙疸，這

哪裏是妨的？

刁氏：反正是她妨的！

（遞她妨的小狗汪汪咬，

淨咬外人怎麼不咬媽？

王登雲：那小狗是咱們家自己養活的，牠

自然是淨咬外人，不咬家人哪。

刁氏：不對！你二大爺養的狗，怎麼把

你二大爺咬了呢？

王登雲：媽呀！那是一條瘋狗！

刁氏：咱們家的狗，是她妨的！

王登雲：哪裏是妨的？

刁氏：是妨的！

（遞她妨的老鼠偷小米，

妨的騾子把車拉。

她這樣妨人咱們不能要，
快寫休書休了她！

王登雲：（不由心中亂如麻，

尊聲母親把氣壓壓。

她走一步來倆腳印，

孩兒怎能無故休她？

刁氏：登雲哪，我屎一把尿一把地把你

拉扯這麼大，你翅膀硬啦，有了

媳婦就不要媽啦，我自養活你

啦。（哭）我可活不了啦！（翻

箱倒櫃，拿出剪子比劃）

王登雲：媽，你老要幹什麼？

刁氏：我可活不了啦！

（怒氣難壓把肺氣炸，

你們兩口子不孝順媽，

刀尖上的日子沒法過，

我投河跳井死了吧！

（刁氏往門外衝，王登雲與劉氏

攔住）
王登雲：母親使不得！

④尊聲母親別尋短見，兒寫休書叫她回娘家。

文房四寶忙鋪下，

七寸毛竹手中拿，

提筆我要往下寫，

眼含淚不敢哭擦了又擦。

劉氏：丈夫你筆下留情啊！

刁氏：筆下留情？你給我重重的寫！

王登雲：哎！

⑤打掉了牙齒往肚裏嚥，

又見我妻淚滴漣。

好也是寫來歹也是寫，

暫且瞞哄我的媽媽。

上寫登雲三叩首，

拜上岳父岳母老人家，

自從令媛把門過，

與我母親不投緣法，

今日打來明日罵，

小婿在當中受板子夾。

暫將令媛接回去，

不然我母親要弔殺，

不過多費幾石米，

只當我妻多住幾年家，

有一天我母親氣平後，

再把我妻接回家。

刷刷點點寫完畢，

假裝有氣摔在地下。

刁氏：休書寫好了嗎？

王登雲：寫好了。

刁氏：在哪兒呢？

王登雲：母親請看，在賤人面前。

刁氏：（拾起休書）我看看，不是把媽

那二畝地給出了？（仔細看）不

成！這上面怎麼沒有手拇足印

呢？

王登雲：我們讀書人還要進取功名，不能

打手拇足印。

刁氏：好，聽你的話。（拿休書對劉

氏）這是你的執照，拿着走吧！（將休書摔在劉氏面前）

劉氏：天哪！

（囑）止不住熱淚胸前洒，上前就把丈夫拉。

恩愛的夫妻難以割捨，叫我有什麼臉回娘家？

千錯萬錯是我的錯，丈夫好言勸勸媽媽，勸好媽媽把我留下。

刁氏：（囑）可把老身活氣煞。叫你走來你還不走，

扯着胳膊往外拉，拉拉扯扯往外攆。

（刁氏拉劉氏，王登雲從中勸阻）

王素花：（挎菜筐上，唱）

從菜園摘來了一筐黃瓜。

進得門來用目看，我媽把我嫂子拉，吵吵鬧鬧不成樣，叫人家看見多笑話。

有心我把媽媽問，我的媽媽瞪着眼來咬着牙；

有心我把嫂子問，

受氣的媳婦該說個啥，

不問老來先問小，

叫出哥哥問問他。

（王素花將王登雲叫到門外）

王素花：（囑）為什麼吵吵鬧鬧不成樣？

娘兒三個嘔氣皺眉把臉子拉！

王登雲：（囑）都是你嫂子不賢慧，

終朝每日氣咱的媽。

咱媽叫我把休書寫，

把你嫂子休回她娘家。

王素花：（囑）鬧了半天是這齣回事，

哥哥做事理太差，

我的嫂子沒有過，

無故休妻爲什麼。

有道是棋錯一步滿盤差，

做事不盤算要抓瞎。

東鄰西舍婆媳不和還短得了打

架，

不光是我婆子和咱的媽，你就該一五一十把媽勸，不該亂寫休書對付她。

虧你在南學把書念，墨汁都叫你白喝啦？

王登雲：（應）媽的脾氣你知道，

我可勸不好咱的媽。

咱們兄妹媽媽最疼你，還是你給勸勸吧！

王素花：（應）吃完了飯你就上學去，

我來解解這個疙疸，

我好言把母親給勸好，

把我的嫂子給你留下。

我要是把媽媽給勸好，哥哥謝給我什麼？

王登雲：我……我定有重謝。

王素花：你上學去吧。

（王登雲下）

王素花：（進門，唱）

走進屋裏送二目，

一張休書在地下，

上前彎腰忙拾起，

撕巴撕巴團了個紙疙疸。（撕

碎休書）

（刁氏閉着眼睛生悶氣，王素花

暗拉劉氏出門，劉氏下）

王素花：（走到刁氏身旁）媽呀！

刁氏：你還不給我快走！（打）

王素花：你老爲什麼生這麼大的氣呀？

刁氏：哎呀，原來是你呀。我當是你嫂

子呢！

王素花：媽爲什麼要攆我嫂子走？

刁氏：不是我攆她走，是你哥哥和你嫂

子打架，你哥哥一賭氣，就把你

嫂子給休了。

王素花：休書呢？

刁氏：休書這兒哪。（拾起撕碎的休書）

誰把休書給撕啦？撕得一條一條

的！誰撕了休書，我算不能跟他

善罷甘休！

王素花：撕休書的人，你老惹不起！

刁氏：他腦袋長個犄角，我也要鬥鬥他！

王素花：是我撕的。

刁氏：真是你撕的？

王素花：是我，是我！

刁氏：是你，是你？你把休書撕了幹

啥？

王素花：我哥哥休我嫂子，你老也沒勸

勸？

刁氏：我怎麼沒勸呀！我磨破了嘴唇

子，勸了半天也沒勸好，你哥哥

算鐵了心啦。

王素花：我哥哥休我嫂子，你老勸了半天

也沒勸好，我把休書撕了，那你

老還着什麼急？

刁氏：我告訴你吧，是我讓你哥

哥休的。

王素花：你老爲什麼替兒嫌妻呀？

刁氏：她……她……她過得門來偷生換

熱，潑米撒麵，做賊養……

王素花：養什麼，養什麼？

刁氏：養活小雞下蛋，她都賣了不給媽

吃。

王素花：我嫂子多會過日子啊！

刁氏：她會過日子？我看她不是個過日

子的人！我算跟她過不來！她渾

身都是毛病！

王素花：她有什麼毛病？

刁氏：她……她那兩個眼睛愛看人！

王素花：那算什麼毛病？

刁氏：算毛病！

王素花：不算毛病！咳，我的媽呀！

（）嫌我嫂子愛看人，

給我哥哥說個雙眼睛！

刁氏：這不算毛病，她……她還有毛

病！

王素花：她還有什麼毛病？

刁氏：她……愛說話！

王素花：那算什麼毛病？

刁氏：算毛病！

王素花：不算毛病！咳，我的媽呀！

（罵）嫌我嫂子愛說話，

給我哥哥說個啞巴！

刁氏：這也不算毛病，她還有毛病！

她……她愛跑前跑後！

王素花：那算什麼毛病？

刁氏：算毛病！

王素花：咳，我的媽呀！

（罵）嫌我嫂子愛跑前跑後，

給我哥哥說個癱瘓！

刁氏：我說丫頭啊，你是勸架來了，還是跟媽頂嘴來啦？

王素花：我是勸架來了。

刁氏：你勸架來了，怎麼胳膊肘往外

扭，淨向着你嫂子，不向着媽呢？媽白向着你啦。

王素花：媽向着我，我還能不向着媽嗎！媽呀！

（罵）勸架媽媽消消火兒，

聽我把我的嫂子誇，

地下活做的是熟米軟飯，

炕上活描龍畫鳳會扎花，

人好手巧誰不知道，

東鄰西舍都把她誇。

這樣的媳婦多麼賢慧，

打着燈籠你找去吧。

你老要是休了我嫂嫂，

年輕的人有什麼臉回娘家，

半路上不是投河就是跳井，

不是碰死就是吊殺，

咱們要是攤了人命案，

你可怎麼辦哪，我的媽媽！

她要趕上媽一半，就不休她了。

刁氏：媽呀！

（罵）你老清晨起來往外走，

走了東家串西家，

日落回家找邪氣，

笤帚歪咧，簸箕斜咧，鬧喳喳。

媽媽若是回心把意轉，
闔家歡樂笑哈哈。

刁氏：這孩子，你怎麼淨說媽的不是哪？我熬到頭啦，也該歇歇啦。『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我年輕的時候，幹活比她不強多了？

王素花：（唱）可是媽呀你老啦，
總提年輕時候幹啥？

你老的活計我看過，
給我爹挖個領子二尺八。

王素花：媽，你老怎麼的了？
（刁氏傷心）

刁氏：提起你爹的領子挖得大，我就想起你奶奶在世的時候，我和你奶奶不和。有一年冬天，我剛打完柴禾回來，手都凍木了，還沒緩過來，你奶奶就叫我趕緊做飯，手不聽使喚，我打了個冰盤，你奶奶拿着擀麵杖就沒頭沒臉把我

一頓打，打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半夜，我就跟你爹偷偷地離開家，搬到山溝裏去住。那地方水硬，你爹就在脖子上長了個大瘤子。要不，你爹的領子怎麼挖那麼大。你奶奶死了，我跟你爹才搬回來的。我當年受的那個氣呀，唉！（拭淚）這會兒我可該舒點心啦。

王素花：

（唱）你老既知道做媳婦的難處，
就該將人心比比自家，

難道說老一輩的受了苦，
還得叫少一輩的遭罪嗎？

若是我兄嫂也搬走，
看你再跟誰把氣撒！

我的兄嫂一去不回轉，
看你想煞不想煞！

你老要是有個頭疼腦熱，
有誰來煎湯熬藥侍候媽！

刁氏：（心軟嘴硬地）他們走了，怕